

读古二题

方英文

制度

《淮南子》云：“百人扛一浮，不如一人挈而趋，物固有众而不如少者。”大意是：百人举起一个葫芦，不如一个人拿着跑得更快，因为万物原本就存在着多不如少的现象。

想起去岁一个饭局上东西方制度比较。某君说东方制度好，因为：“政治最讲究一碗水端平，三个人端一碗水（三权分立）走路，与一个人端水碗（集权）走路，哪个更平稳、水不外洒？”

我笑笑没表态。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经验与口味来选择人与事，且能从自然生态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案例佐证。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制度亦如此，一如疫苗，作用只是阶段性，不可能永远有效。疗效与抗体昼夜博弈，时空变了，就得随时研发新疫苗。

至于谁该变，抑或不变？那就看所谓的“政治智慧”了。

勿拔他人毛

《列子》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试译一下：
杨朱要去东边，经过宋国时投宿一家旅店。店主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漂亮，一个丑陋。然而漂亮的受轻视，丑陋的被尊重。杨子好奇，问原因。年轻的店主说：“那漂亮的娘们老是自我陶醉于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好在哪里；那个丑娘们自以为丑，我却不知道她丑在何处。”

杨子听罢，当即给随行的学生们说：“大家都要记住：做好事只管去做便是了，

不要想着别人如何评价，也不必想着自己容貌是否悦人，这样的人到哪里，能不招人喜欢吗？”

不过我想了，这也是经了过日子的较长时间的感受，才得出的结论。若是恋爱期，那还是漂亮的女子最是迷惑男子。当然这个案例，似也在论证行为美是高于形式美的道理。

杨朱是先秦诸子之一，他创造了一个成语“一毛不拔”，后世多用于说某人极度吝啬。实则简单，化为己用了。杨子大概是倡导私有制，尊重并维护个人财产。人人一毛不拔，等于要求人人别老想着怎样才能拔别人之毛！不是嘛——

我们说某人一毛不拔，意味着我们想拔某人之毛、想占其便宜而没得手时。起因或许是几次饭局，你抢着买单、我争着买单，偏偏他，从没有过要买单的意思。



瑞雪浮冬枝 李昊天 摄

之尾，最早为村，村里出画家，民间花会高跷和秧歌享誉京城。传说这里是龙脉，当年的乾隆皇帝亲临察看，下令将龙腰劈开，修出一条道路，又找来一户姓段的人家住在山腰上断了龙脉。古往今来，国人乐以汉字谐音取吉避邪，如今的西北望由望而旺，变身昂首傲立在京西的一个现代科技创新创业的重镇。

我乘坐地铁16号线，从农大南路站上车坐两站，走出西北旺站地铁口去北清路，看见半空闪耀着一行金光大字“中国航天员中心”，这里就是中国航天筑梦之乡——航天城。1998年，中国首批航天员带着中国人飞天的梦想进入这座航天英雄的摇篮，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刘洋，一个又一个如军歌嘹亮的名字乘航天飞船进入太空。此时，神舟十三号正在太空遨游，航天员翟志刚刚刚为叶光富理了发，王亚平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

每月初三初四傍晚，新月娥眉月会出现在西方天空，月面朝西，呈反C状，如弓。我站在北窗里，看那弯月跃上百望山，遥羨太空，不禁吟出苏轼的诗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像一个王者，高高盘踞天空之上，俯视着大地。温度也在慢慢地爬升，竟然有了一丝燥热的感觉。

不是过了冬至吗？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来临，可雪花呢，你在哪里？

饭食熟软，面容可亲

王太生

饭食熟软，面容可亲，是指新煮的饭，或刚蒸的包子、馒头，已经熟了，锅盖揭开，厨房里微漾热气。餐桌旁，家人围坐，和颜悦色，目光轻柔，温存款款，捧碗吃饭。

饭食熟了，除了烫嘴，质感是柔软的。一锅新米饭，软塌塌，香喷喷，溢散人间烟火味；一笼包子或馒头，也是白胖，绵柔可爱。

熟软，有鼻观生香的意思。用柴火煮熟的饭，味道清香，让人想起乡村、从前、灶台、风箱、麦草、炊烟……这些词。

吾乡早晨有卖粢饭团，香糯煮熟，米香扑鼻，盛在木桶里，用纱布手抓，中夹油条、芝麻白糖，捏成饭团。买了粢饭当早餐的人，边走边吃，路上遇到熟人，点头招呼，面容温和。

粢饭团是典型的饭食熟软，握在手心，感觉到粮食的柔软。还有茵糕，用上等籼米、糯米混合，碾成米粉。茵，有衬垫之意，把一种叫作“茵草”的植物，衬垫于米粉底部一起蒸，松软香糯。除了米香外，那淡淡的桂花香也很讨人喜欢。雪白的茵糕，晕一个玫红的小圆点，就像杨柳青年画上胖娃娃的眉心，点一颗红痣。

有痣的食物，像人一样，有个性，内敛，或者张扬。茵糕是文静的，摆在蒸笼里，需要旺火慢慢去蒸，水汽拂过的茵糕，一寸一寸地蓬松。

桂花糕，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竹笼里蒸，出笼时，虚松柔软，触碰即破，溢散米香和桂花清香。

饭食与面容，能够想到的场景，是在夕阳西下，清风吹拂，晚饭花开的傍晚，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吃晚餐，有米饭、清粥、馒头，抑或是几只包子。此时，手挟筷子，捧起一只碗，环顾四周，老人、小孩，神态安平，面色柔和，无论是娴静，还是说笑，皆面貌可亲。

多年前，我在乡下做客。那个夏日，门前空地，七八个人围着小桌子吃早饭。喝粥时，或坐或站，有的单手托碗，神情专注；有的双手捧碗，扒拉几口，走一会儿神，好像在想着什么。晨风吹动发丝，每个人的神态、表情不同。

木纹粗粝的餐桌上，摆的是朴素饭食，普通家常食材，做出独特的味道。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很平常，又机会难得。

什么情况下，有饭食熟软的情境？

雪窗煨芋。芋，是芋头。天凉时，煮半锅，外面大雪纷飞，锅中芋头款款，溢散温情。取一碗，盛几只其中，拽一只小板凳，与家人一起吃，袅袅热气中，有几张亲切的脸。

雨天烹粥。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在外面赶路的人，被淋透了，他回到家，换了干爽衣服，在锅上煮山芋粥。一碗粥，赶走腹中饥，身上寒。

晴天炖瓜。炖的瓜，是老南瓜，可当主食来吃。炖老南瓜时，把瓜切成块，下锅油煸，锅中喧响。入水煮时，一锅老南瓜咕噜有声。待到风生水起，老南瓜已经粉熟糯烂，此时盛一碗，站在风口吃，热气缕缕。

乡人请客，早已饭食熟软，鸡鸭腐烂。请客人家，砌房或过生日，把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请过来，大伙坐在一起，热热闹闹。主人客气，笑容可掬；客人喜气，如沐春风，尽说着祝福语、吉祥话。

古人饭食，颇多讲究：青粳饭、蟠桃饭、红莲饭、玉井饭、盘游饭、二红饭、羊饭、煎鱼饭、荷包白饭、水饭……各具特色，以米、麦为主材，入不同蔬菜、肉类，甚至水果，熟软糯甜，呈现出不同的风味。

“饱吃红莲香饭，侬家便是仙家。”范成大词中所说的红莲香饭，在南方，以黍烧制成饭比较流行，在北方则多用黍酿酒或者蒸糕。黍，有白、黄、红诸色，其中红色的为丹黍米，江浙一带称为红莲米，用丹黍米做成的饭。

面容可亲，是几张熟稔，再亲切不过的脸。这样的脸庞是安静的，如清晨的湖水一样波平如镜，不卑不亢，无躁动起伏。至于正襟危坐，腮帮鼓动，咀嚼带来的声响，如风拂树叶，显示出对食物的一种尊重。

汪曾祺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一种情境；从常态看，饭食熟软，面容可亲，是另一种情境，更具亲情味和人间烟火气息。醋的飘香，喜欢有烟火气的小厨房。



西北望

解良

阁楼在七层，北窗里放着我的电脑，每天我在窗前坐下来，不经意就会向窗外望上一会儿。近处，红楼白楼凸凹起伏，一墩墩树（槐、白腊、悬铃木）高姿低态，喜鹊、灰喜鹊不时前来聒树鸣檐，游动的云朵和拉烟的飞机及呼哨的鸽群好似在天空中为我拉洋片。不远处的百望山总让我想起少年时代孩子们都能熟练的几笔就勾勒出的简笔画——宝塔山。

百望山位于我窗口西北，我每天无数次向西北望。附近的地铁16号线有一站就叫西北望（旺），这个地名总让我想起大诗人苏轼的诗句。

旅居北京海淀后我感觉这里的地名迥特，便有了探究的兴趣。已知，一滩浅水湖，就是最早的“海甸”；早年，人们害怕被土匪打劫，相约在五棵松树下碰头，结伴而行，这地方就叫五棵松。周末闲暇，我和家人登上百望山，瞻仰了站在山顶上望儿的塑像余太君——她正在观看山下杨六郎大战辽兵，杨六郎一会儿打到东，一会儿打到西。于是，山下就有了随余太君目光而生的地名：东北望，西北望。

西北望地处北京西山脚下的燕山山脉